

訂修心水印城鹽 編原瑞岳李陽咸

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 明史下

評註國史讀本

冊九第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註評

國史讀本卷九目錄

第四編 近代史

明史下

第五章 懿孝朝政

一 韓靼入據河套始末	一
二 荆襄之盜與大藤峽之猺	三
三 汪直領西廠始末	六
四 萬貴妃擅寵始末	八
五 孝宗初政	九
六 馬文升哈密之役	一一
七 王越鎮邊之功	一三

第六章 武宗朝政

一 武宗之失德	一四
---------	----

第七章 世宗朝政

一 世宗之立	一一〇
二 大禮議之爭	一二二

劉瑾之專擅 一五

諸大臣被禍之慘 一七

流寇之起 一八

劉瑾之誅 一九

江彬導帝微行 二二

寧王宸濠之反 二二

王守仁討平宸濠始末 二二

武宗之南巡 二二

王守仁傳略 二八

王越鎮邊之功 二八

三	張璁桂萼之進用	三四	二	王崇古之總制三邊	五六
四	李福達陳九疇之獄	三六	三	俺答之封貢	五八
五	夏言請改郊祀	三八	四	戚繼光之鎮薊	六〇
六	楊劉之得禍	三九	五	李成梁之鎮遼	六一
七	嚴嵩之進用	四一			
八	曾銑夏言之被禍	四三			
九	俺答之入寇	四五			
十	楊繼盛之冤死	四七			
十一	沈鍊之冤死	四九			
十二	嚴嵩之敗與世蕃之誅	五〇			
十三	倭寇之弭平	五三			
第八章 穆宗朝政					
一 穆宗初政		五五			

二	王崇古之總制三邊	五六	二	張江陵輔政之功	六三
三	俺答之封貢	五八	三	張江陵之相業	六五
四	戚繼光之鎮薊	六〇	四	張江陵之相業	六七
五	李成梁之鎮遼	六一	五	潘季馴治河之績	六八
六	徐貞明水利之議	七一	七	日本朝鮮之役	七三
八	礦稅之害	七五			

第九章 碳稅之害

十 鄭妃之擅寵	七九
---------	----

第十章 光熹朝政

一 挺擊之案	八三
二 紅丸之案	八五
三 移宮之案	八六
四 滿洲之崛起	八八

五 楊鎬之喪師	九〇
六 熊廷弼之被劾	九二
七 遼瀋之失陷	九四
八 王化貞之誤國	九五
九 熊廷弼之冤死	九七
十 東林黨與三案之爭	九八

第十一章 崇禎之末亡

十一 魏忠賢之柄用	一〇一
十二 前六君子之慘死	一〇四
十三 後七君子之慘死	一〇六
十四 後七君子之慘死	一〇七
十五 魏忠賢之僭亂	一〇九
十六 逆閹之伏誅	一一一

一 崇禎朝之政局	一一三
二 袁崇煥之被讒	一一四
三 流寇羣起始末	一一六
四 流寇羣起始末	一一八
五 李自成張獻忠之始起	一二〇
六 陳奇瑜撫賊之失策	一二一

七 溫體仁之誤國……………一三三

八 盧象昇之戰死……………一二五

九 洪承疇之降敵……………一二六

十 熊文燦撫賊之失策……………一二八

十一 楊嗣昌之敗……………一三〇

十二 周延儒之敗……………一三一

十三 李自成之僭號……………一三三

十四 莊烈帝之殉國……………一三五

第十一章 明代概論

一 歐洲通中國始末……………一三八

二 徐光啓輸入西學之功……………一四〇

三 明代學術之變遷一……………一四二

四 明代學術之變遷二……………一四四

五 明代之風俗……………一四七

註評 國史讀本卷九

第四編 近代史

明史下

第五章 憲孝朝政

一 鞑靼入據河套始末

憲宗
始犯延慶

阿羅出
河套

李來

小王子
毛里孩

英宗復辟八年而崩，太子見深卽位，以明年爲成化元年，是爲憲宗純皇帝。憲宗之在位也，北虜強梁於外，羣盜蜂起於內，蓋亦明室多事之秋矣。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來去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部落尙少，未敢深入。及天順中，有阿羅出者，率其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漢河南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其地遂空。成化初，韃靼酋李來及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入居之，據中國人爲嚮導，抄掠延慶無虛時矣。既而

內韃靼亂

諸部內爭，毛里孩殺李來更立他汗，阿羅出復與毛里孩仇殺，毛里孩遂殺所立汗，而逐阿羅出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征之。會毛里孩再乞通貢，詔許之。命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窺伺邊疆，其情叵測，宜選精兵二萬潛師襲取，帝不能用。未幾毛里孩果叛入寇邊，而阿羅出亦與韃靼別部札加思蘭入據河套，與他酋滿都魯等連合，數爲邊患。延綏巡撫王銳不能禦，乃從兵部尙書白圭請以布政使余子俊代之，並設三邊總制一人，以一事權。已而子俊上言：「三邊唯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得邊人爲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居外，亟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於事爲便。」帝從之。於是興役築牆，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厓築垣，掘塹其下，每二三里置敵臺一以備巡警，又於厓砦空處築短垣，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役夫四萬人，三月而成，遂爲邊疆數世之利。子俊又欲大發兵收套，未能成功。已而滿都魯居河套，稱汗，札加思蘭佐之。成化九年，三邊總制王越襲之於紅鹽池，妻帑財產皆盡，由是不復居河套，而邊患稍弭。

汗
薩春魯
居套稱

扎加思
蘭入據
河套
總制
設三邊
牆請築
余子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①【遼東宣府大同】遼東今奉天瀋陽縣。宣府今直隸宣化縣。大同今山西大同縣。②【寧夏莊浪甘肅】寧夏今甘肅寧夏縣。莊浪今甘肅莊浪縣。甘肅即今甘肅省。③【景泰】景帝年號。④【延慶】延州今陝西膚施縣。慶州今甘肅慶陽縣。⑤【天順】英宗復辟後年號。⑥【河套】即蒙古之鄂爾多斯屬今綏遠特別區域。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南限邊城周迴數千里故謂之河套。今黃河在河套一帶水性平穩可通小舟疏渠灌田收穫豐富時有黃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謠。⑦【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即今綏遠五原縣地在黃河北岸東受降城在今歸綏縣西黃河東岸西受降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黃河北岸。⑧【寧夏】今甘肅寧夏縣。⑨【偏頭關】在今山西雁門道偏關縣。⑩【東勝衛】古東勝州即今綏遠東勝縣。⑪【延綏】今陝西北部一帶地。⑫【三邊】即延綏寧夏甘肅三鎮。⑬【清水營】在今陝西府谷縣東北。⑭【花馬池】在今甘肅鹽池縣。⑮【紅鹽池】在今陝西西北與甘肅接界。

二 荆襄之盜與大藤峽之猺

荆襄上游爲鄖陽古麇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爲亂終元世莫能制洪武初鄖愈以兵力剿除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交叉多曠土山谷阨塞林

籌蒙昧，中多草木可采。正統初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爲飢寒迫耳，奈何用兵？」命御史往輯撫之，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猾仍潛匿不出。尋復縱掠隣境，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糾其黨石龍、劉長子等，聚衆爲亂。寇掠襄鄧間，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皆死焉。朝廷命撫寧侯朱永、侍郎白圭討之，至南漳，連敗賊，值知賊巢在豆沙河萬山之中，列爲七屯，諸軍分道並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擒斬無算。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燬巫山、太昌，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勢少息。此一事也。廣西潯柳之間，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瓦西崖間，勢如徒杠。蠻衆緣之以度，號曰「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藍胡侯槃四姓爲渠魁。又有獵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雖四姓獵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爲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至是始詔簽都史韓雍討之。說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爲賊之巢穴，我以全

韓雍平蠻

劉通
石龍
劉長子
朱永白圭討賊

大藤峽

藍胡侯槃四姓

編修邱濬上書李賢謂：「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諸將亦多主其說。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爲賊之巢穴，我以全

公真天

斷藤峽

師搗之心腹一潰，餘迎刃而解耳。」乃倍道馳抵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爲嚮導。雍叱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果有利刃出，推問悉賊謀也，盡殺之。賊大驚曰：「韓公真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諸賊巢，焚其室廬積聚，先後破賊三百餘寨，生擒賊渠七百餘人，斬馘三千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斷大藤而火之，改其名爲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此又一事也。

註 成化朝知兵之臣，蓋無過於韓雍者。大藤峽一役，邱濬宜驅宜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猶撞嘯聚，無不據險爲巢，潛行鈔掠，利則競往，而敗則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篁密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麌突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搗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爲得算也。第濬以粵人言粵事，何至不諳時勢？乃爾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禍鄰疆之見邪。

- 註 ①【荊襄】今湖北荊州、襄陽也。②【鄖陽】今湖北鄖房、竹山諸縣地。③【麇庸二國】春秋時滅於楚。④【秦豫楚】秦陝西，豫河南，楚湖北也。⑤【漢中】今陝西漢中道。⑥【襄鄧】謂湖北襄陽、河南鄧縣也。⑦【南漳】今襄陽道南漳縣。⑧【豆沙河】在今湖北保康縣北，下流入筑水。⑨【巫山】今四川巫山縣。⑩【太昌】故城在今巫山縣北。⑪【潯柳】潯，今廣西桂平縣。柳，今

廣西馬平縣。

㊂【徒杠】杠音江，通徒步之木橋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卽此。

㊃【大藤峽】在今廣

西蒼梧柳江一帶地。

三 汪直領西廠始末

憲宗信
用汪直請

設
西廠之

憲宗卽位之初，聽大學士商輅言，復景帝尊號，雪于謙之冤，又任用李賢彭時輩，頗知治道。及太監汪直用事，乃漸荒恣。汪直者，本大藤峽猺種，初爲御馬監太監，給事萬貴妃，爲人便黠多智。憲宗惑之，始成祖時置東廠，令宦者主之，專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尙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令直主之，所領缇騎數倍東廠。時南京太監覃力明入貢，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且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置力明法，帝謂直能摘奸，益幸之。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爲腹心，屢興大獄，冤濫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門署雞狗瑣事，咸置重法，人情危駭。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自直用事以來，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室，若不誅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孰主此奏者？」命懷恩賈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然後逮問，直擅抄誅，汪直請。」

龍西廠

復開西廠

阿丑演劇

復龍西廠

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捕留守大臣，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輅等同心一意爲國家除害，豈有主謀者耶？」項忠亦以爲言，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而罷西廠，中外大悅。顧西廠雖罷，帝眷直不少衰，仍密令出外探事。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帝大喜，詔復開西廠，直勢燄愈熾。已而寇犯宣府，命直監王越軍行邊，所至苛擾，人莫敢言。有小中官阿丑者，工俳優，嘗演劇帝前。一日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聞如故，言汪太監至，亟避走曰：「今日但知有汪太監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以事忤直，內懼，乃廉得直不法事奏之，帝始惡直。未幾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如慶更生。

譜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於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爲特置西廠，氣餒鴻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爲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畀，自此廠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邪？

四 萬貴妃擅寵始末

萬貴妃
戎服前驅

方士李孜省

僧繼曉

太監梁芳
閣臣萬安
七窖藏
萬歲有子

萬貴妃者，山東諸城人，小字貞兒，生四歲選入掖廷爲宮女，及長侍帝於東宮。帝年十六卽位，妃年三十有五矣。性機警謫變，善迎帝意。帝每遊幸，妃輒戎服前驅，故寵之專房。六宮希得進御。時汪直雖去，而方士李孜省以方術得寵。僧繼曉以祕法進爲國師，與太監梁芳、閣臣萬安等表裏爲奸，糜竭累朝所藏七窖之金帑，大興土木，不足則苛斂民財以繼之。務爲奇技淫巧，以內結萬貴妃之歡。帝無子，而萬妃淫妒，宮人紀氏生子，不敢告。帝恆鬱鬱，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近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敏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太監懷恩亦頓首曰：「誠如敏言，皇子潛養西內已六年矣，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幸西內，使迎皇子。紀氏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矣！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諸膝，撫視良久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至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相率稱賀。大學士商輅進曰：「陛下踐阼十年，儲位未立，天下引領久矣。當遂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命名祐樘，宣示中外，封紀

薨妃暴

孝宗卽位

氏爲妃，移居永壽宮，數蒙召見。萬妃恚曰：「羣小給我！」未幾，紀妃暴薨，敏亦懼，吞金死。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養之。」太子遂居仁壽宮。妃因憤恚成疾，未幾卒。帝失妃，鬱鬱不樂，未幾亦崩。太子卽位，改元宏治，是爲孝宗敬皇帝。

誣 皇子生已六年，憲宗竟毫無聞見，卽昏憤不應至此。照鏡歎老之事，或出傳聞已甚，亦未可知。但旣迎皇子至前，事已彰著，定名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轉向閣臣商處之之策？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它尙足問耶？

五 孝宗初政

孝宗一代賢君

孝宗有明一代之賢君也。明有天下傳世十六，惟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十有八年，有如一日。用能使朝寧清明，民物康阜。宏治一朝之盛，與漢之文景明章後先頽頽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帝之始卽位也，卽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奪誥敕印仗，遣歸本土。一時物望所歸，無逾馬文升、王恕、劉健三人。帝御宇之初，卽首召恕爲吏部尙書，文升爲左都御史，健

王恕

劉健

文升長
兵部

劉大夏

戴珊

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恕以道德，文升以吏才，健尤能正色立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衆正盈廷，萬安、劉吉輩皆相繼罷斥，妖僧繼曉亦棄市。於是國家承平久，軍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長兵部，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戎伍肅然。始有起色，而奸人不便所爲，夜持弓矢俟其門，且作謗書射入禁城。文升乞休，帝慰留之，而命錦衣衛嚴捕奸盜，其倚畀如此。同時閣臣中，劉大夏及左都御史戴珊，亦最蒙倚任。不減文升。大夏方嚴，委寄益重。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得與也。時寇犯大同，中官苗達貪軍功，勸帝出征。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特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之略，固不後太宗，而將帥士馬遠不逮昔。且邱福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今日上策，惟先自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言，朕幾誤矣！」由是師不果出，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未可太亟，但用人行政，必與大臣議之，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矣。」因極言中官預政之害，帝深然之。終孝宗之世，宦官不敢專擅，大夏之力也。

微二卿言
幾誤矣

註

○【文景明章】西漢文帝、景帝、東漢明帝、章帝皆賢君也。

六 馬文升哈密之役

忠順王

西北諸番，惟元裔哈密最稱恭順。哈密在玉門關西，元時威武王納古里鎮之。至明永樂初，其弟安克特穆爾來降，成祖以其地爲西域要道，因封之爲忠順王，使統領諸番。爲西陲屏蔽。忠順王事朝廷，至爲忠謹。然其後嗣王庸懦，又種落雜居，不相統制，國勢遂衰。正統時，其隣國北有瓦刺，西有土魯番，東有赤斤，罕東等衛，悉與搆怨。天順時，忠順王布哈噶卒，無子。王母主國事。成化初，爲土魯番所襲，乞援於朝。憲宗移其衆於苦峪，命忠順王外孫之子哈商權主國事。宏治初，哈商恢復故土，帝即以哈商爲忠順王，俾嗣封如故。土魯番酋阿黑麻聞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嗣封？」乃僞與結婚，誘而殺之，遂據其地，而獻貢於朝。帝用馬文升策，拘留使者，卻其貢物，敕罕東赤斤諸衛討之。阿黑麻懼，遣使叩闕，願獻還哈密，許之。文升言：番人重族類，且素服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忠順裔，得陝巴，襲封爲王，以兵送之。已而諸番索陝巴財物，不得，皆怨，遂潛引土魯番兵，夜襲其城，執陝巴，復據其地。事聞，閣臣邱濬謂文升曰：「西

土魯番
哈密
初據哈密

再土魯番
據哈密

阿黑麻
稱汗
馬文升
請討土魯番

安哈密復

垂事重，非公親行不可。」廷臣僉言，北虜方強，本兵不宜遠出。帝乃令侍郎張海及都督綱謙往，二人本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酋，令返侵地，而身處塞內俟之。阿黑麻遣使入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一人聞之，大喜，遽班師還，而陝巴乃留土魯番如故。言官劾其罪，下吏貶秩。阿黑麻遂潛稱汗，侵掠鄰部。文升言於帝，請大發邊兵，命副將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清統精騎，先出嘉峪關，總兵劉寧繼之。越八日，諸軍會於羽集也川，夜半大雨雪，冒雪倍道兼行，抵哈密城下拔之。哈密自元明以來，官軍無涉其地者，於是諸番震服。土魯番守將已先遁去，乃斬其遺卒，撫輯番衆。土魯番請歸還陝巴，仍以爲忠順王，遂班師。哈密復安。

註 ①【哈密】本漢伊吾屬地，卽今新疆哈密縣。②【玉門】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③【永樂】成祖年號。④【正統】英宗初時年號。⑤【赤斤】在今甘肅嘉峪關西。⑥【罕東】在赤斤之南。⑦【天順】英宗復辟後年號。⑧【成化】憲宗年號。⑨【苦峪】在今甘肅安西縣東南。⑩【宏治】卽孝宗年號。⑪【本兵】明兵部尚書事權最重，因稱之爲本兵。⑫【嘉峪